

【围城风景】

与其念念不忘,不如久久相伴

□武宝生



插图 巴巴熊

【家有长辈】

外婆的电话

□崔立

外婆爱打电话。每次母亲给外婆打电话,都要打很长时间。有几次,母亲都说了好几遍“就这样啊,我挂了啊”,外婆还在不厌其烦地说。母亲就挂不掉电话了,只好陪着外婆继续这么一直说啊说。

外婆住在乡下。母亲住在城里,帮我带孩子。

曾经,母亲也想把外婆接到城里来住。外公走得早,外婆一个人在乡下,也没个人照应,母亲不放心。但外婆不愿意,外婆说,我年纪都这么大了,就不折腾了,这城里我也住不惯,还是乡下好,神清气爽。外婆有母亲,还有大姨、小姨、小舅,一共四个子女,他们也都在城里。

最近几次打电话,母亲讲话都要特别大声,不然外婆听不见。有一次,母亲说一句,妈,你最近好吗?外婆没听见。母亲就提高声调又说了一次,外婆还是没听见。母亲就将自己的声音提到最高,门外楼上楼下的感应廊灯也被她的声音震亮了,外婆终于听见了。但接下来,外婆又听不见了。母亲不可能每句话都那么大声啊。

母亲和小舅商量,估计是外婆的电话坏了,给她换个电话机吧。小舅做小生意,经常往来于城里与乡下之间。小舅说,好,我尽快办。可一周过去了,还是没给办。母亲只好找大姨,找小姨。母亲也想过找个休息日回乡下一趟。但那时我和老婆上班也忙,加班没规律,孩子和母亲又特别亲,母亲实在走不开。

半个月后,外婆的电话问题终于解决了。

那段时间,我单位搞了次免费旅游,可以带家人一起去。老婆忙,实在去不了。母亲从没出去走动过,我就带着母亲和孩子一起去了。去的是山上,与世隔绝一般,打个电话都很困难,一去就是好几天。就在那远离尘世的地方,我们享受了一段轻松自在的生活。

回到家后的那天晚上,母亲想起了什么,有点迫不及待地打通了外婆的电话。因为是换了新电话,母亲特意问,妈,你能听清楚我的声音吗?外婆说,能听清楚,你能听得清楚我说话吗?母亲说,当然。外婆说,装了新电话机后,你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。母亲愣了一下,想说什么,忽然眼圈就红了。

这事母亲后来和我说了。我听着,鼻子也酸酸的。我说,妈,这个双休日,我们带着孩子,一起去看看外婆吧。

人老了,最难舍最需要的是什么?

“不是吃穿,不是花钱,不是豪车,也不是房子。人老了,最难舍最需要的是‘老来伴’!”

物转星移。转眼,我已年逾七十。头发稀疏,皱纹密集。胡子长了,个子矮了。体质差了,疾病多了。眼睛花了,忘性大了。原本1米72的个儿,缩成了1米68。早两年,患了一次肺炎,差点要命!最近,又患了痔疮。大夫说,不严重,不必手术,先保守治疗。虽是保守治疗,但也挺麻烦,很理汰的。早晚清洗上药,便后也要及时清洗上药。清洗的事,自己可以干,上药就得用人。使唤谁呢?无疑就是老伴。

老伴嫌我清洗不干净,每次她要亲手帮我。

我肠胃不好,经常闹肚子。那天,老伴为我清洗上药时,我一时憋不住,竟将污物喷了她一身。老伴顾不上擦自己身上身上的污物,却忙着给我擦下身,接着又为我上药。我催促她快快把衣服换了,她却坚持着为我换好药,才开始收拾自己。

当晚,老伴催我吃罢治拉肚子的药,坐在我身旁,为我轻揉下腹,问:“疼不疼?舒服点不?想吃点啥?”夜深了,她依然

为我轻轻揉腹,还为我哼着催眠曲。我催她“快睡快睡”,她说“不瞌睡不瞌睡”。看着老伴红红的眼圈,不知怎么的,我的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。

老伴急忙替我擦去泪水,说:“看看你,怎么说哭就哭!孩子似的!”

我哭着说:“我比你大,大三岁!我应该照顾你,可是,总让你操心,总让你分心,总让你不放心!”

老伴知道我心里想什么,眼泪哗哗的,说:“过去的事,水上一阵风,刮过去就什么也没有了!现在好了,现在一切都好了!”

现在,儿女成才,事业有成。而我们都老了,真的一切都太平无事了。

可是,想起年轻时,爱情生活也曾有过一点小插曲。虽然,那只是很短暂的,他人或许不知道,自己却信誓旦旦了好久。现在想起来,内心很是愧疚!

花花世界,五光十色,四处风景宜人,八方香气袭人。像我这把年纪,应该讲,对男人已有所了解。男人,大多有一个通病,总觉得风景在远处。一句话,老婆还是人家的好!这可能是生理的原因,也可能是心理的原因,抑或是文化素养的原因。于

是,爱情容易动荡,容易走岔道,容易开小差。时间虽很短暂,却极度彷徨,耿耿于怀,念念不忘。而对于眼前的,却熟视无睹。年轻时,你曾欣赏过谁?时过境迁,对方或许早将你忘记;即使路遇,恐怕对方早已叫不上你的名字。追思与浪漫,如一阵风吹过,往往不可回头,眼前的人,才是你的福祉与终生!她与你共枕,听你打鼾,听你唠叨,与你生儿育女,与你一起欢笑,陪你一起流泪,与你一起度日,伴你一起衰老。在岁月的摩挲下,相互磕磕碰碰,又不离不散。患病时,为你端水,给你抚摸,替你擦身,帮你换药。一天又一天,皱纹深了,头发白了,与你朝夕相伴,牵手至终点!

“少来夫妻老来伴”,能陪伴你一生一世的人,往往不是你曾经疯狂爱过的人。所以,与其念念不忘,不如久久相伴!

砖儿何厚,瓦儿何薄?问世间,什么是你最难舍最需要的?我的回答:老伴老伴,金砖不换!

“薄酒可以忘忧,丑妻可以白头,徐行不必驱马,称身不必狐裘!”

说此话的,可能是先贤,也可能是阿Q。不管是谁,我有切身体会,所以点“赞”,用力点“赞”!

【成长在英国之十三】

如何让孩子有安全感

□戴群

幸福的家庭不是没有矛盾的家庭,而是大家能理性公平地解决矛盾的家庭。孩子的安全感来自对周围事物的确定性,如果能确定父母是爱他的,这个家是稳定幸福的,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极有安全感的环境中;他们的努力会得到父母的赞赏,犯错误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家庭矛盾会对安全感产生挑战,这时父母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应有的安全感还给他们。

我们做不到完全没有矛盾,如果一家人都像外交官一样彼此彬彬有礼,相互谦让,那么这不是作秀,就是有了问题。有了矛盾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矛盾得不到理性解决,逐渐升级,失控,造成家庭问题,孩子的安全感会受到最大限度地挑战。我也不主张在孩子面前刻意掩饰,因为孩子从出生起就在“读”我们了,装出来的表情和话语孩子会很容易看出来,一旦看出来,他们就会觉得父母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们,他们的安全感同样会受到挑战。

成年人具备成熟理性解决矛盾的潜能,但我们同时又是有激情的人,尤其是爱人之间,难免遇到问题会唇枪舌剑一番。如果事后能让孩子参与和

解,比如对孩子说:“妈妈那天发脾气了,若是换了你,会不会也像妈妈那样发脾气?”“嗯,你的做法可能更好,看来妈妈要向爸爸道歉,你说该怎么道歉呀?我有点不好意思呢!”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孩子觉得他们自己也在出主意解决矛盾,如果很多矛盾都这么解决,孩子们就不会惧怕生活中出现矛盾,他们的安全感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挑战。

儿子那天一早突然发起脾气,向爸爸吼了两句,我听到了,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,因为他没有权利这样吼爸爸,他这样做会让爸爸很伤心。儿子当时在气头上,一脸不服气。没关系,这种时候总要给他一点时间消消气。我想让他看到如果他伤了爸爸的心,就是伤了妈妈的心,这一定要让他明白。过了几分钟,我看儿子气消了,就建议他给爸爸倒杯茶,给他一个台阶下。儿子看到了父母的恩爱与和睦,给了他极大的安全感。

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更是频繁,在他们还没有学会理性地处理矛盾时,武力常常是他们解决矛盾的办法。这时候,只要不伤着人,大人还是退后好,孩子们会慢慢学会解决矛盾,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向往公平和朋

友的,这是他们的天性。

面对打人的孩子,最好的做法就是同情弱者,给弱者关注和同情就会给打人的孩子造成心理压力。与其去批评打人的孩子,不如当着打人的孩子的面去安抚被打的孩子。这样打人的孩子看到妈妈的关注给了被打的孩子,自己也想得到妈妈的关注,所以常会出现打人后还假装委屈地哭,目的是换回妈妈的关注。如果我们用行动告诉孩子,打人得不到关注,那么他们可能会在打人之前多想,或者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。如果我们去批评打人的孩子,就是给了他们关注,对孩子来说,即便是以批评形式出现的关注,也比家长不理睬他好,这就是为什么得不到父母足够关注、足够时间和爱的孩子会调皮捣蛋,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大人,他们需要被关注。

有强烈安全感的孩子容易成长为一名有责任心、理性、内心强大的人。如果没有安全感,他们往往会用很多心理问题,可能会用一生去追求安全感,但又没有能力给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,因为父母没有做给他们看。这样的人常常会胆小怕事,不能应对变化,或者用非理性手段寻求安全感。

家事

【家事直播】

哪怕回报父亲一个假笑

□王欣

我长大些才知道,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,那是父亲与前妻所生养的。后来,我曾听旁人讲起父亲与哥哥之间的事情。

父亲与前妻因感情不和离婚后,前妻经常在哥哥面前诋毁父亲,说父亲如何阴险如何坏,以至于哥哥对父亲充满了敌意。哥哥读小学时,父亲曾偷偷地送过精心做好的午餐,没想到哥哥冲父亲翻白眼,直接将餐盒摔在地上;父亲还曾悄悄给哥哥零花钱,哥哥不仅不接,还说父亲的钱是臭的……父亲想亲近哥哥,但哥哥排斥父亲,父亲也无能为力。有时父亲实在想他了,就扒着学校围栏看看哥哥。有几次,哥哥发现了,竟跑到围栏边,冲父亲吐口水。

哥哥对父亲的恶意伤害,父亲并不在意,也从来不曾在家里提起,直到我大学毕业后,父亲才会跟我偶尔聊起,不过聊的内容我俩都保守秘密,不愿让母亲知道。

那年,哥哥要买房了,父亲找到我,跟我商量说,他存了两万元体己钱,想给哥哥送过去。他说他不想瞒着我,我问我是否同意。我不仅同意,而且坚决支持,毕竟父亲不曾抚养过哥哥,哥哥经济上需要接济了,支持一下有何不可呢?

父亲送钱过去,哥哥这次收下了,尽管哥哥没说一句感谢的话,但父亲很开心。

两年后,哥哥要结婚了,父亲又找到我,说还想送点儿喜钱。我问他,还有体己钱吗?他又攒了两千块钱。给哥哥送钱,以我母亲倔强的脾气,她显然是不会答应的。好在我手里有三五千块钱,便私下里交给父亲。我想,父亲送钱过去,总归要体面些。父亲接过我的钱,笑得很不自然,还不停地感谢我。

这回,哥哥也收下了,不过仍然没说一句感谢的话,而父亲依然很开心。

前些天,父亲告诉我,说哥哥可能想换工作,他刚好有熟人,晚上想邀请对方小饮几杯,叙叙感情。那晚,父亲回来得很晚,到家时已酒气熏天。他反复絮叨着:人家答应啦,痛快痛快!母亲问何事,父亲不说,而我心里明白。好不容易把父亲扶上床,他竟然又呕吐了起来,吐到最后尽是黄色的液体。等吐完了,他又趴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,那哭声充满了无奈、悲痛和委屈。他的哭声也彻底揉碎了我的心:父亲从来不会喝酒,这次为了帮哥哥疏通关系,竟然喝得酩酊大醉。而且,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的脸上整日挂着笑,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哭,竟然哭得肝肠寸断一般……

这些天来,我常想,我是否该找那个哥哥谈一谈,告诉他,这些年,父亲的内心是充满愧疚的,愧疚于没有对哥哥尽到父亲应尽的义务,正因为如此,父亲打心底更爱我,甚至远胜于我,但我不嫉妒,我只祈求哥哥能够理解父亲的心,哪怕回报父亲一个假笑,我想父亲一定会非常满足了!